

公安刑事技术室
痕迹检验师

九滴水
著



国内痕迹检验师专业推理小说

尸案调查科

第二季 ②

一念深渊

凶手杀人后死在自己家中，大脑离奇失踪……
死于矿难的少年下葬，棺中竟多出一具神秘女尸……
鱼腹中惊现碎尸，嫌疑人鞋印时长时短，案件如何侦破？



骇人听闻的离奇案件接连出现，尸案调查科再度出发，
从每个被害人独一无二的死亡痕迹中找出真凶！

公安刑事技术室
痕迹检验师

九滴水
著

尸案调查科

第二季②
一念深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尸案调查科. 第二季. 2, 一念深渊 / 九滴水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404-8493-4

I. ①尸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21182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推理小说

SHIAN DIAOCHA KE. DI-ER JI. 2, YINIAN SHENYUAN
尸案调查科. 第二季. 2, 一念深渊

作者: 九滴水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 毛闽峰 李娜

策划编辑: 张园园

文案编辑: 吕晴

营销编辑: 杨帆 周怡文

封面设计: Violet

版式设计: 李洁

图片来源: 视觉中国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442千字

印 张: 26.75

版 次: 2018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493-4

定 价: 45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

公安刑事技术室
痕迹检验师

九滴水
作品

序 Preface
言

尸 案 调 查 科

一念
深渊

不知不觉中，《尸案调查科》已经被我写到了第5本。起先写这个系列时，完全是因为猎奇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纪实性的罪案小说到底有多少人喜欢，而随着《尸案调查科》一本一本被出版，我不光收获了大批读者的称赞，同时我也遭到了另外一些读者的批评。因为我不是专业作家，繁忙的工作让我没有太多时间阅读和提升，也正是因此，我的短板也十分明显。为了能让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，我每次写作都会总结上一本的经验教训，以寻求自我突破。

很多人可能注意到，第4本《尸案调查科 第二季1 罪恶根源》和前3本比在叙事结构上有了巨大的改观。之所以改动如此之大，是因为我想让读者在了解精彩案情的同时也能寻求更深层次的东西，那就是“罪恶的根源”到底是什么。在第4本小说的序言中，我写了这么一句话：“这本书（中）……所有出场的人，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，而这些故事中，又隐藏了你所见过的或者没见过的方方面面。希望每位读者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，都能在‘罪与非罪’之间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”因为写作思路发生了转变，所以在行文的时候笔墨有所偏重，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却成了第4本最大的败笔。

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也是我的忠实读者，叫老瓜。《尸案调查科 第二季1 罪恶根源》可以算得上是我的转型之作，所以我很想知道读者的反馈。当出版社把样书邮

寄给我时，我第一时间就给老瓜送了去。老瓜熬夜读完，第二天我俩约在一家韩国烤肉店吃消夜。

烤肉前，老瓜给我端来了两份小菜，我吃得差不多时，老瓜又去端了两份。他的行为让我有些不解，我就问他：“老瓜，肉都上齐了，为什么老吃小菜？抓紧烤肉啊。”

老瓜嘿嘿一笑，他说：“对啊，来烤肉店就是吃肉的，就算小菜免费，吃多了也会招人讨厌。”

我一时间没听懂他的意思，老瓜解释道：“看完《尸案调查科》第4本，感觉案件深度、叙事能力确实有了不小的提高，但是有几个案子开篇故事太过冗长，而且与后面的案子无关，完全可以删掉。”

我解释说：“因为我想把所有人的故事说丰满。”

老瓜说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还有，一本书的字数最好控制在20万以内，你的每本书都超出七八万字。你的初衷是用更多的笔墨去描写出场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，而读者更关心的却是案子本身。这就好比吃烤肉，来店里的顾客没有一个人会为了小菜而来，虽说小菜是免费的。”

俗话说，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，老瓜的话让我受益颇深。当我提笔写下第5本书的大纲时，我再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，所以在这一本中，我在注重对案件、人物、故事核心的表达的同时，省去了大量累赘性的描述。

《尸案调查科 第二季2 一念深渊》沿用了第4本的写作风格，在案件中穿插更多的元素，让读者在阅读案件的过程中能有所思考。我个人认为，对罪案小说绝对不能为了描写案子而去写案子，更不能为了追求刺激和悬念故意捏造和夸大，它的宗旨是要给人以警示，让善者心安，让恶者丧胆。

照例申明 小说对涉及的案例、人名、地名等均进行了大量的模糊处理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切勿对号入座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Contents
目
录

尸 案 调 查 科

一念
深渊

第一案 魔之信徒 _001

第二案 鱼塘魅影 _047

第三案 咒怨新娘 _107

第四案 断命馒头 _177

第五案 有毒爱情 _235


第六案 血字钞票 _299

第七案 残阳之愿 _359

尸案调查科

第一案
魔之信徒

一念
深渊



《西游记》曾这样记载：悟空大闹天宫，玉帝请来西天如来与悟空斗法，悟空翻不出如来掌心。后如来翻手将其压在五指山下。五百年后，唐僧西天取经，观音点化唐僧在五指山揭去如来压帖，收孙悟空为徒，保护唐僧西天取经。这便有了西游一说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当年的五指山如今就坐落于山西省晋城水章村地界，是一处纯天然的景区，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驻足游玩。巧合的是，在云汐市西郊，也坐落着一座雄伟的山峰，也名叫“五指山”。虽然此山的文化背景没有前者那么广为人知，但这座山的名称的由来，也不能被历史淡忘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，各地纷纷响应，宣布脱离清政府。清朝统治迅速瓦解。1912年1月1日，中国第一个共和制政府—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。1912年2月12日，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帝下诏退位，清朝覆亡。而这一年，赵玉海刚满16岁，对在大山中长大的他来说，“革命”两个字太过陌生。此时的他，正扛着家里仅有的5担粮食，迎娶隔壁村比他小两岁的王凤珍。洞房花烛的第二天，村里又传来一件喜事，从今年开始不用再向清政府缴纳“皇粮”，至于原因，没有一个村民会去在意，只要不交粮，管他娘娘爷爷。

相比山外的烽火连天，山中的生活像是一处不被打搅的世外桃源，赵玉海婚后的日子，过得滋润又惬意，一双儿女被他养得又白又净。可好景不长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以前被村民们熟知的县衙换上了县政府的黑字牌匾，县令的称呼也被“县长”代替，直到村主任把一张写满毛笔字的告示贴在村头时，少数村民才发觉，好像事情已经不再那么简单。

告示的内容被一位戴着斗笠帽的官员逐条“翻译”出来，条文的内容复杂而烦琐，就在所有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时，最为重要的一条被单独拎出来做了细致全面的解释：“从今往后，耕种的土地均要按亩纳粮一石。”此话一出，在村民之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

从清朝执政开始算起，山里的土地被分为“天、地、人”三个等级，按照以往大清的田赋，最优质的“天”字号地，每年的农业税也不过每亩8斗（1石=10斗=100升），次之的“地”字号，每年为5斗，最差的“人”字号地每年仅为3斗。那时候并没有杂交水稻技术，更没有所谓的农药，地里所有的庄稼都是靠天收。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中曾记载，吴中秋禾一亩之收不过三石。“吴中”也就是享有“鱼米之乡”美誉的苏南一带，在当时绝对可以算得上最为肥沃的土地。而赵玉海村子中的“天字号”地最高亩产也不过2.3石。如果按照这个交法，多户人家一年到头基本上都是在给政府忙活。

“照这么个交法，我们这一家老小还怎么养活？”

不知谁说的一句话，在人群之中迅速引起了共鸣，叫喊和抱怨愈演愈烈，没过多久，嘈杂在“斗笠男”的一声枪响之后变得安静起来。

村民的强烈反抗并没有改变残酷的现状，一个月后，15位手持火枪的“斗笠男”开始进村收税，那场面就好似影视剧中的“鬼子扫荡”，一轮下来，“斗笠军”满载而归，村民却被逼上了绝路。村中富农尚有一丝喘息，而贫农却根本经不起新一轮的折腾，为了寻求一条活路，最穷的几户村民开始举家躲进山中，终日以山菜野果为食。

一年，两年，三年，上山的人越来越多，有限的资源已经快无法支撑人们的口腹，为了生存，其中一些人有了大胆的想法，膝下有四个儿女的赵玉海便成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。

那是一年秋收后的深夜，赵玉海纠集了同村的四位兄弟，手持镰刀劫了三辆印着“税”字的独轮车，首战告捷，赵玉海一行人共得粮食24袋，火枪3把。

粮食刚扛上山，便被赵玉海均分了下去，尝到了饭香的村民再也吃不下树

叶草果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赵玉海的队伍。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第二次、第三次就变得得心应手起来，虽然当地政府组织过多次围剿，但是由于对山头地形不熟，均被赵玉海等人打得节节败退；从那以后，赵玉海被列为头号通缉犯，画像贴满了大街小巷。

政府的这一举动非但对赵玉海没有丝毫影响，还让他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，越来越多走投无路的穷苦村民开始上山投靠他，一年之后，一面写着“替天行道”的红底黑字大旗挂在了山头，赵玉海与最先劫粮的四位兄弟在旗下结拜，按照长幼尊卑分别封为“大拇指”“二拇指”“三拇指”“四拇指”和“小拇指”，赵玉海坐上了象征最高领导权的木椅，从那以后，一直无名无姓的山头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——“五指山”。

日本自1931年在东北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起开始侵华，霸占中国东北三省，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掀起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序幕，从那时起，善良的中国人深刻认识到，原来这世上还有比魔鬼更可怕的人，他们身穿土黄色军装，留着方块胡，说着一口谁也听不懂的“鸟语”，他们只有一个沿用至今的代号——“日本鬼子”。

五指山地处要道，易守难攻，自从立山为王之后，赵玉海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军阀，也看清了许多是非非，他心里清楚，窝在山头不是长久之计，打劫度日终究有完结的那一天，当年上山是被逼无奈，下山务农才是他最迫切的企盼。赵玉海虽然大字不识几个，但是经历得多了，眼界也就跟着开阔起来，他深知要想把内忧外患的中国解救出来，必须要依靠一支正规军。

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”这是赵玉海开张做买卖的依仗。然而在众多途经的部队中，却有一支并没有遵循这个规则。

根据赵玉海后人的回忆，那是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，三位身穿军装的男子走进了山寨，对于这种“军队买路”的场面，山上的人早已见怪不怪。在守卫的带领下，几人空手走进了山寨，当晚，三人在赵玉海的木屋内足足待了一夜，没有人知道那一夜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听一个进屋更换油灯的守卫说：“当天‘大拇指’和那三个人一直在谈事儿，从大拇指的表情看，应该是一件天大的事情。”

就在众人都眼巴巴地企盼这支部队能给山寨带来多少牛羊、稻谷之时，令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发生了，“大拇指”非但没有收取任何“买路财”，还破天荒地打开粮仓，把原本就不多的粮食分给了数百名衣衫褴褛的军人。

“大拇指”在山上有着绝对的威望，虽然有很多人在背地里议论，但没有一个人敢违抗“大拇指”的命令。

众人的猜测和不满在一周之后被完全击溃。

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的军队把山下团团包围，附近的村子几乎均被烧杀抢掠，当时的惨状把前去的探子都吓得面如土色。在探子得到准确消息之后，山上的数百名军人连夜下山，当他们朝着日本鬼子打响第一枪时，山寨里的众人才恍然大悟。

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这场仗没有想象的那么轻松，武器和人数的悬殊让参战的八路军损失惨重，280多人的队伍最终撤回到山上的不足50人。

得知战况的赵玉海一夜未眠，他的胸口始终有一股热血在时上时下地涌动，按照探子得到的可靠消息，山下的日本鬼子已不足百人，山寨里有将近200个能拿枪的弟兄，就算两个打一个，他也有绝对的把握，一想到这儿，他的心里就有一股子冲动，可一想起这些弟兄的妻儿，他又多了一丝顾虑。

夜半时分，他把结拜的其他四人喊到身边。

“大哥，我觉得打还是不打，不妨听听兄弟们的意见。”“二拇指”的一句话让赵玉海茅塞顿开。

天际刚刚露出鱼肚白，山寨的议事厅内已经点起了一排火把，屋内除了壮丁，妇女老弱均不准踏进一步，待房门紧闭之后，赵玉海扫视一圈乌泱泱的人头开了口：

“今天找大家来是有一事相议。”

山寨从建立至今，就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召开过会议，赵玉海凝重的表情瞬间让所有人都交头接耳起来。

“大家都静一静，听‘大拇指’训话。”“二拇指”喊停了骚动。

赵玉海坐在木椅之上抽了两口旱烟，当众人的目光全部集中，室内鸦雀无声之时，他吐出一口烟雾，缓缓地说道：“这些天兄弟们也看到了，山寨里住的那些军人就是专干日本人的八路军，那天在我的木屋，他们的领导告诉我，因为五指山易守难攻，这些日本鬼子准备把咱们这里改造成军事基地，要不是死在山下的八路军替我们挡了子弹，估计寨子早已血流成河了。”

此话一出，比刚才更大的骚动几乎掀掉了议事厅的屋顶。

“静一静，大家都静一静。”其他四个“拇指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嘈杂声再次平息。

赵玉海吐出旱烟：“日本鬼子是什么货色我想不用我再说了，现在八路军损失惨重，只剩下50多人，还都受了伤，人家是来帮咱们的，我们不能让人家在咱的山头绝了种，现在山下的鬼子不足百人，我们有枪，有人，如果不跟鬼子决一死战，我赵玉海死了也没脸去见列祖列宗！”

“跟他们干！”台下一呼百应，从零星的声音凝聚成一股力量。

赵玉海压了压手掌，示意大家安静。

呼喊声渐渐平息。

“虽然在人数上有绝对的优势，但武器不占优势，此次一去，九死一生。杀鬼子是我赵玉海一人提议，兄弟们没有必要意气用事，就算有人不参加，我也不会责怪，希望大家考虑清楚之后再回答我。”

话音一落，人群之中没有了刚才的气势。

赵玉海微微一笑：“就算是打日本人，我们山寨也不能缺了男丁，小于16岁和大于50岁的全部留下，剩下的如果愿意跟我去打鬼子，今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在山寨大门口集合。”

散会后，山寨里少了平时的欢声笑语，每个人表情都很凝重。日落渐渐临近，赵玉海坐在木屋之中有些担心，他看着“二拇指”送来的花名册，一共167人，这是山寨中所有符合条件的男丁。到底能来多少，他不得而知，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就算只剩下他一人，今天晚上他也要和日本人决一死战。

赵玉海在惴惴不安中过完了一天，约定的时间如期而至，他推开木门，“二拇指”嘴角上扬，把画满对钩的名单递到他面前。

“当家的，167人，一个不少。”

“好！”赵玉海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燃烧，他双手抱拳，心潮澎湃，声音无比洪亮：“赵某在此谢过各位兄弟！”

人若是直面死亡，就不会有那么多豪言壮语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这次可能是有去无回。

赵玉海和八路军领导做了简单交接之后，自己走下台子，站到了队伍之中，这次突袭由作战经验丰富的八路军指挥，五指山的帮众全力配合。

细致地分工之后，战役在凌晨1点正式打响。损失惨重的日本鬼子早已是惊弓之鸟，他们利用民房当掩护架起机枪，发疯似的扫射，剩下的鬼子则全部蜷缩在屋内，轮流交替扣动扳机。

“这他娘的怎么办？”赵玉海蹲在墙根儿下不敢露头。

“日本人本来就是要在这一带建军事基地，枪支弹药很充足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”组织偷袭的八路军面露难色。

赵玉海抬头瞄了一眼：“一共四间民房，每间民房内一挺重型机枪。”

“领导，如果把民房给炸了，咱这突袭的成功率有多大？”赵玉海小声问道。

“没了这四挺重机枪，这些鬼子就成不了气候了。”

“那就妥了！”

“赵大当家的，你要干啥？”

“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必须要走野路子。”赵玉海撂下一句不知所云的话，起身喊来数十名帮众。

“老二，老三，老四，老五，咱们五个这次就别回去了，我们要是能赶在鬼子援兵赶来之前把枪支弹药抢到手，以后咱方圆百里也就清净了。八路军会打仗，人家是正规军，那些军火只有在他们手里才能保护咱妻儿老小，他们必须活着，鬼子的枪子儿就由我们这些野路子来挡吧。”

赵玉海说完，把一箱箱土雷分发下去，他自己带头把雷管拴在腰间。

“4间屋子，分为4组，一组10个人，拴上雷管的兄弟，在死之前一定要引火，炸完一个上一个，我们一定要把机枪口给堵住。”

计划疯狂到让参与其中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。

赵玉海扫视一周，用仿佛拉家常一样的口吻说道：“我们几个当家的第一个上，兄弟们一定要跟上，晚上到阎王爷那儿，我请各位吃酒。”

话一说完，四组人全部散开，各自找到了攻击的目标。

突然，一声口哨从人群中吹响，紧接着另外三声口哨在天空中汇合，这是山寨的所有帮众都通晓的哨音，意为“替天行道”。

伴着机枪“突突突突”的声响，赵玉海铆足了劲头冲了出去，就在转瞬间，他感觉自己身体的多个地方均在灼烧，他甚至可以闻到一股烧焦的糊味儿，他的双眼紧盯着那泛着火光的枪眼，他想近一点儿，再近一点儿，因为只有走得近，后来的兄弟才有一丝生还的可能。快速穿梭的子弹，早已把他打成了筛子。

“也许只能到这里了。”他抬起右脚的千层底，向前重重地落了最后一步，接着拉开了护在胸前的引线。

“砰！”十几秒后，赵玉海的身体爆裂开来，血肉喷满了整个墙面。

就在鬼子还在愣神之际，第二个人肉炸弹也拉开了引线。

参加战斗的日本兵很多都是初出茅庐的青年，虽然在“二战”中，日本军队也采取过自杀式爆炸的袭击方式，但自杀分队大都接受了药物和精神催眠，是人都惜命，鬼子也是如此，接连的自杀式爆炸已经让日本人乱了阵脚。

在鬼子慌乱之际，八路军带领帮众展开了激烈的反攻，5个小时之后，战役终于结束，驻守的日本鬼子被全部歼灭，大批的武器装备被缴获。

也因为这场战役，鬼子一直到1945年投降，也没敢再踏进五指山半步。

新中国成立，生活在山上的村民纷纷下山，原本的山寨也被拆除，但五指山赵玉海的故事还在老一辈中口口相传，过上安稳日子的村民，为了感恩赵玉海等人，自发筹钱在五指山上修建了一座山神庙，当年参战人员的灵位全部摆放在庙宇的正厅，接受山神的庇护。

五指山下的8个村落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当年山寨的后人，山神庙也成了这8个村子的宗族祠堂，除了逢年过节的祭拜以外，后人们的婚丧嫁娶也要按照礼数上山“通知”先人一声。

赵茂山作为赵玉海一脉的直系后人，这礼数的要求就更加严格，明天就是他的大喜之日，按照祖上的规矩，他必须在今天傍晚之前，带上供品上山祭拜祖宗灵位，以求得庇护。遵从红事标准，香案要摆上馒头（蒸蒸日上）、红枣（早生贵子）、苹果（平平安安）、生菜（和气生财）、鲤鱼（顺顺利利）、公鸡（吉祥如意）。供品码齐，全家人要三跪九拜才算礼成。

“走吧，咱们上山！”赵茂山的母亲认真清点了一遍供品，确定无误之后，她带着唢呐队，敲锣打鼓地往山神庙步行而去。

五指山有一条后期修建的盘山公路，路面平坦，走起来相当轻便，再加上喜事连连，不一会儿的工夫，一行人便来到了庙门前。

“‘仙娘’。”赵茂山母亲示意唢呐队安静之后，朝门内唤了一声。

她口中的“仙娘”已年过古稀，非云汐本地人士。“仙娘”的身世无人可知，也无人去问过，当年修庙时，一位先人从外地将她请进庙中修行，没人知道她的本名，只知道那位先人喊她“仙娘”，后来这个称呼被村民一直沿用至今。

见无人应答，赵茂山又提高嗓门喊了一句：“‘仙娘’！”
还是杳无回音。

“咦？‘仙娘’平时足不出户，怎么会没人答应呢？”

“妈，不行我进去看看？”

“咱们私自进入，怕打搅了‘仙娘’休息，茂山你先进去通报一声也好。”


“好嘞！”赵茂山抚了抚别在西装口袋上的大红花，挺直了腰杆推门走了进去。

“‘仙娘’！”声音随着赵茂山的脚步逐渐远去。

“‘仙娘’‘仙娘’‘仙娘’……”没过多久，喊叫声像是被用力击回的棒球，快速地朝门外飞来。

母亲看着茂山额头上渗出的汗珠，诚惶诚恐地问道：“‘仙娘’怎么了？”

“‘仙……娘’……死……死……死了！”



距离上次命案结束，日子已经安安稳稳地过了近一个月，从明哥那里得知阿乐有事请假后，这家伙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，我也曾试图从明哥那里打听阿乐的下落，可令人喷血的是，明哥竟然冷不丁地回了我一句：“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别人的事儿最好少问。”

看着明哥不耐烦的表情，我对于阿乐的好奇也被打击得烟消云散，不过考虑到阿乐之前的卧底身份，他的失踪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叶茜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刑警队的生活，她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，也让她在刑警队如鱼得水，市局网页上的表扬通报栏几乎被她包圆儿了，像什么“叶茜同志破获××抢劫案件”“叶茜同志破获××流窜盗窃案件”“叶茜同志荣立××年度个人三等功”，诸如此类的报道简直多如牛毛。

现在的科室又变回了我刚参加工作时的样子，一人一屋，各行其是。明哥上班研究各种千奇百怪的法医理论，胖磊则眯着眼睛摆弄他那价值十几万的单反相机，老贤除了吃饭上厕所就是趴在实验室。当年为了撮合我跟叶茜，明哥还把最大的一间留给了我，现在倒好，只剩我一人独守空房。

“嘀嘀嘀……”办公桌上的串线电话突然响起，我心里猛然一紧。

就在我刚想去接听时，电话声戛然而止，不用猜，肯定有人先我一步拿起

了电话。

我举起听筒，明哥有些冰冷的声音传来：“五指山，好，我们马上就到。”10分钟后，胖磊驾驶勘查车载着我们朝案发现场驶去。

五指山位于云汐市西南侧，距离市中心有百十公里的路程，就算胖磊一路将油门踩到底，也要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。

明哥抬手看了一眼手表，简单做了介绍：“根据辖区派出所民警的初步调查，今天下午1点30分，一个叫赵茂山的年轻人跟着家人上山祭拜，发现庙中修行的‘仙娘’被人杀死，徐大队已经在我们之前赶了过去，具体情况我们到了现场再碰。”

“仙娘”“山神庙”“修行”，这一个个带有迷信色彩的词语在我的耳边一一划过，同时一股不好的预感也油然而生。

通往现场的路并没有我想象的崎岖和艰难，沿着一条双车道水泥路行驶至终点，便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五指山山神庙。

我刚一下车，叶茜便走了过来：“阿乐师兄呢？”

“鬼知道他又野到哪里去了，都一个多月没见他了。”

插科打诨之际我已经穿好了勘查服，叶茜也心照不宣地拿出了属于她的那套。

我从勘查箱中掏出了指南针确定方位，叶茜、胖磊跟着我作为一组，率先走进了中心现场。

庙宇坐东朝西，红色漆面木门，未安装锁具，推门便可以进入，油漆面的指纹杂乱无章，由于接触的人太多，基本上失去了提取的价值。

推开正门，是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前厅，矩形分布，中间摆放了一尊高5米的铜质神像，一排香炉立于前方，炉内拇指粗的焚香早已熄灭，香炉下除了几个金黄色的蒲团再无他物。

前厅北墙嵌入10层木板，每层供奉着棕色的灵牌，从上到下的数量分别是1块、4块、13块、15块、17块……以此类推，呈金字塔分布，摆在顶端的灵牌上刻着“先人赵玉海”的字样。

灵牌下方的香案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供品，从香案上的浮灰和早已熄灭的焚香来看，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打理。

前厅南墙靠门的位置摆了一张方桌，桌面被仙鹤图案的黄色绸布完全包裹，方桌东侧是一炷1米高的功德香，五本功德簿整整齐齐地码在那里。